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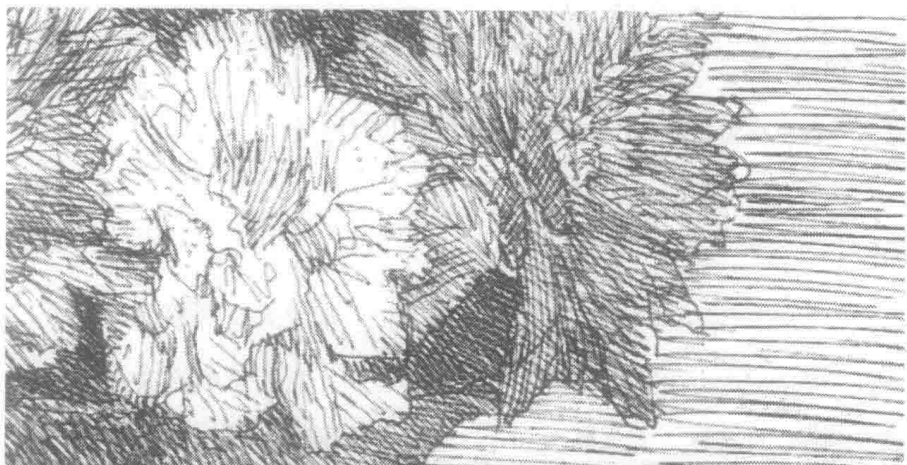


2019年
中国

精短美文 精选

王剑冰 选编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中国 精短美文精选

王剑冰 选编

2019
中国
散文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9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 王剑冰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1
(2019中国年选系列)
ISBN 978-7-5702-1391-7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9736号

责任编辑: 黄文娟 付玉佩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校对: 毛娟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2页

版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5千字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生命的写照 / 朱秀海	001
秋天去看孙犁先生 / 付秀莹	005
仰慕天柱山 / 韩小蕙	008
让沉默的河流说话 / 徐则臣	011
一剪梅红 / 李朝全	015
缙云访古 / 王必胜	019
驶向霞光的末班车 / 庞井君	023
空翠九峰图 / 杨方	026
三角洲 / 何立伟	029
环滁皆山水也 / 刘琼	033
难忘老师的笑容——深切缅怀徐中玉先生 / 徐芳	037
夜来风雨连清晓 / 王巨才	041
躲到海南过个冬 / 谭谈	045
里尔克：歌唱女神的祭司 / 艾云	048
诗酿的丹渠 / 李贯通	050
走进太清宫 / 梅洁	052

女作家的衣品 / 林那北	055
独自散步 / 黄亚洲	059
一个人与长安都城的确立 / 张艳茜	061
前往武乡 / 肖克凡	065
舟行池杉湖 / 俞胜	068
告别一间房屋 / 廖华歌	071
笑娃 / 乔忠延	076
萨克斯的哀伤 / 叶浅韵	079
向着阳光生长 / 宓月	082
东夷小镇记 / 刘建春	084
爱石记 / 徐迅	087
陈子昂之死 / 陈鲁民	089
行走在节气里（节选） / 周玉娴	092
汉阳造出的天地 / 王童	096
老船上岸 / 阿占	100
中国的“书神” / 胡松涛	103
永远的西滩岛 / 葛道吉	106
闲暇时光里的僻静角落 / 王彪	108
春天来了，每一粒种子都饱含一个愿望 / 梁琴	110
苹果的味道 / 王怀宇	113
十万残荷 / 顾晓蕊	116
“仅仅听到风吹也是值得出生的” / 逢金一	119
近乡情更怯 / 王艺桥	122
密林细雨茂兰路 / 张劲	125
楷树的光芒 / 蒋新	128

幽栖者 / 杨振粤	133
遇到你是我的福分 / 李木生	138
古驿道上的灵潭村 / 陈惠琼	142
村庄来客 / 李光彪	144
甜蜜的语文课 / 秦湄鑫	147
车站 / 连亭	149
飞起求生 / 赵主明	154
父亲 / 孙建萍	156
黄栌红 / 冯敏生	159
火纪的牛鞭 / 辛牧	162
饥荒 / 安宇影	166
向您敬礼! 永不礼毕! / 聂虹影	170
芦花两岸雪 / 罗张琴	173
长岛观日 / 王维仁	176
王一贴与疗妒汤 / 袁占才	179
夜宿天竺山 / 邹龙权	182
夜遇芒康 / 萧忆	185
一声妃子笑 古道几征尘 / 阙则思	188
瓜田眼曲 / 董华	191
望海 / 周莹	194
峰山小憩 / 杨景生	196
雨花台访梅 / 徐祯霞	198
在城市隧洞中穿行 / 孙善文	201
江边 / 华真一	204
乡村客车 / 刘星元	207

落日余晖 / 井国宁	210
家书·家教·家风 / 马骥	214
嫂娘 / 张岚	217
为一个村庄送行 / 张秀超	222
旧地址 / 张毅	227
父亲的石头宫殿 / 宋词	230
西行二题 / 任蒙	233

生命的写照

朱秀海

当兵 44 年，仔细想来，刀刻般留在记忆中的军歌还真不少。但要说影响最大、脱口就能唱的，至少有三首。

第一首当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它是歌，其实是纪律条令。它是我到新兵连后学会的第一首歌，你只要当过兵，都会终生难忘。

第二首歌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了。新兵下连后指导员不在，我的老连长姓麦，要给新兵上政治课，不知怎的听说新兵里头有一个我毛笔字还能写两下子，就把我叫到连部，让我把这首歌抄到一张四整尺的白纸上挂起来，找人教唱。他说我军宗旨都在里面，这首歌就是政治课，学会唱就知道该怎么当兵了。学唱时就是大着嗓门吼，不求甚解。今天回头想来，老连长真是懂政治，他的话没错，我们这些新兵入伍后首先要知道的当然是怎么当兵，道理歌里面都有，简单地说就是要像雷锋一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立场坚定，艰苦朴素，做革命的螺丝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这首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样天天唱，唱着唱着，不懂也懂了。

除了它们，还有一支歌说天天唱都不准确、几乎是时时都在唱，它就是《说打就打》。我当新兵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部队是四野的 6 纵 17 师，著名的“攻坚老虎”，我们团是师的第一团，自称“攻坚老虎头”，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在海南战役中首创“木船打兵舰”的辉煌战例。那时从早到晚都在喊打仗，除了执行营建任务，部队天天像歌词里写的那样练习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这首歌一直伴随着我当兵、当班长，到师机关工作后又回到连队当副指导员。早上睁开眼出操时唱，上下训练场唱，行军拉练时唱，开会时也唱，饭前列队时还唱，几乎到了一张嘴就是它的程度。

1978 年 12 月，已经调到军区机关工作的我接到命令从驻地登上军列去参战，马上又在另一支历史更加悠久、战功更加显赫的兄弟部队——陆军第 43 军的 127 师——的每节车厢里，在到达集结地后的临时驻训地，在每一块

战前应急训练场上，都听到了这首歌。可见那个年代全军都在唱这支歌。在战争就要打响的日子里听这支歌真是热血沸腾啊，因为真的是说打就打了，部队包括第一次参战的我天天练的仍然是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而且像歌里唱的一样，必须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127师从井冈山一路打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从没打过败仗，这不打也罢了，真要打了，全师上下憋着一口气打个样儿给对手看看，开战后果然势如破竹，四战四捷，临撤了还打了敌人一个回马枪，那叫一个痛快淋漓！今天想起来，战前这首歌在部队已经不是一首单纯的军旅歌曲，它成了每一名参战官兵向祖国和人民吼出来的豪迈誓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南部边境有过长达十年的战争。有的朋友知道我两次上战场，问我在战场上大家唱什么歌，唱没唱过当时和战后那几首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歌，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初听激昂慷慨，仔细琢磨却又让你柔肠寸断。我说没有，不但我，我的战友中也好像没人唱过，至少我没有在战场上听人唱过。倒是有一首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我在战场上听人唱过，自己也唱：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

所以会唱这首歌，首先是因为它的旋律非常俏皮，完全可以边行军边用口哨来演奏。另一点就是同样上战场，这首歌表达的却是一种欢快的情绪，不说兴高采烈吧，至少是高兴兴，坦坦荡荡，志气高扬。没打过仗的人才不会以为人到战场上会哭呢。真到了战场上人们照样唱那些让人高兴的歌，不会唱那些让人想哭的歌。

我们海军是个盛产优秀作曲家的军种，好听的海军歌曲不少。1993年夏天，我有机会到了西沙群岛的金银岛。那时守岛官兵生活异常艰苦，岛际交通只有一条炮艇，像金银岛这样远离西沙首府永兴岛的小岛，没有特殊情况炮艇两个月才走一遭，给岛上带去大家盼望的信件和报纸，再将两个月来大家写好的信件带回永兴岛，等待飞机和补给船运回大陆。那天我们出航时赶上了台风，炮艇走了两天才到（中间不得不停靠到别的小岛上），电报早打过去了，以至于炮艇还在海上，岛上小码头前就站满了望眼欲穿的守岛官兵。

我也是个老兵了，之前当过步兵和导弹兵，军区机关待过，上过战场，但是到这么一座和祖国大陆远隔重洋的小岛还是头一回。接待我的岛主——某守备营营长——和我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和他身边的官兵们一样扑向了那个大大的邮件袋。它几乎刚刚从炮艇移上码头就被当场打开，邮件瞬间被抢光。随后我就开始听到一个又一个延期欢乐和延期悲伤的故事：一名干部终于等到了妻子的来信，知道生了儿子，这时距离儿子生下快三个月了；一名新兵看到家信后失声大哭，原来是祖母过世，三个月了，可想而知这个被延迟了三个月的噩耗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悲痛。更多人接到的是平安家信，信里传递的每一个信息都被他们反复咀嚼着，于是接下来的这个白天我在每一名官兵表面的平静中都感觉到了他们每个人内心的波涛汹涌。岛主当然也感觉到了，晚饭前让全体官兵列队，大声吼了一嗓子：“唱歌！”唱的就是那首在海军乃至全国脍炙人口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这个老兵早就习惯了部队里的吼歌，但是这一次，我还是被这群长年累月驻守在南海一座不为人知的孤岛上被阳光晒得黧黑的汉子吼出来的歌声震撼了，他们又不像是在唱歌，而像是面对那些他们看不到却又似乎一直看得到的人们吼出自己的誓言了：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啊/海军战士红心向党/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晚上好像什么都过去了。我在岛上待了七天，天天听他们吼这首歌，也在这七天里见识了金银岛和南海的美丽富饶，理解了这首歌在守岛官兵心中的意义。那时金银岛完全没有开发，到礁盘上用只脸盆都能舀到斤把重的石斑鱼。岛上一位年轻的副指导员领着我在礁盘上学潜水，在水下一一将西沙特有的名贵的虎斑贝指给我，让我自己动手捉回去做纪念。我到过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认为那里的珊瑚群比不上我当年在金银岛看到的珊瑚群。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岛主居然是一位十几年前也和我一样上过战场的陆军战友，打仗立功后读桂林步校，分配到海军，到这里守岛已经四年。至于还要守几年，他说不知道。问到家里的情况，他笑笑说不说也罢，我也就没有多问。没什么好问的，所有军人会遭遇的艰辛他同样会遭遇，但这一切并不会影响他和他的兵像歌里唱的那样严阵以待紧握钢枪，守卫在祖国的海防线上，并在内心深处真诚地为自己拥有这样一种天天都在牺牲的人生感到荣光。话题回到祖国的南海，他却像打开了话匣子，说个没完。他甚至提议为我晚上到礁盘上搞一次钓鲨鱼活动，他说五月是鲨鱼到礁盘上交配的季节，也是岛上最热

闹的季节。你不亲眼去看看，就不知道什么叫“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你瞧，又说到了那首歌的歌词。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江宛柳同志约我为他们写一篇海军音乐大家吕远先生的专稿。吕远先生是海军艺术家中的常青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写出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我还在上小学时就学唱他的《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后来他写的一大批海军歌曲如《泉水叮咚响》等更是风靡全国。见到这位前辈我怀着一腔真诚说：我真是听您的歌长大的，你的歌充满了感情。吕远先生同样非常真诚地纠正我说：错了，你唱了我的歌，但抒发的是你自己的感情。吕远先生是深得艺术真谛的大家，他说出了艺术作品和接受者的真正关系。我们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开始唱那些我们一定会唱的歌，感受着该感受的，经历着该经历的，如果最后一定要总结一下，就不能不说在我们真正铭记的每一首军旅歌曲里，都穿越般地回荡着在我们自己作为一名从军者的心声。它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歌曲，却是我们一生的心魂之所系，是我们生命的呐喊和写照。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解放军报》2019.5.16

秋天去看孙犁先生

付秀莹

早想去孙犁故里看看的。

大约，不单是因为孙犁先生的文采、人品和声名，也不单是为着，我也是河北人，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滹沱河水的日夜流淌，都在我的魂里梦里了。然而，这心愿却是早就种下了的，埋藏了多年。丁酉年秋初，终于去了孙遥城村。

一路上，过藁城，经深泽，往安平。只觉得故乡辽阔，山河浩荡。想起少年时代的很多往事，如在昨日。而今，竟忽然走到了人生的中途。那些曾共一段岁月的人，不知都去了哪里。

盛夏已逝，秋天降临了。天空高远，苍茫。天底下，是大片的田野，色彩浓郁，质感粗粝，宛如颜料任性泼在画布上。田野里的庄稼成熟了，等待着收割。空气里流荡着秋的气息，饱满的，丰盛的，甘美的，仿佛是一个孕妇，安静而满足，带着沉甸甸的欢喜，还有微微的幸福的倦怠。有几块闲云，悠悠地飞过来，飞过去。这是北中国的秋光呀。

村子不大，有一种日常的悠长的散淡和静谧。三五村人在自家门口坐着，说闲话。见一干人来，竟然态度自如。人家院墙上写着几个大字，孙犁故里。不知道谁家的花生已经收获了，在街边晾晒着，湿漉漉的，沾着新鲜的泥巴。我们顺手抓一把，剥开壳子就吃。也没有人管。新花生的滋味，仿佛这新秋，丰美的，芬芳的，饱含着汁液，不是多么热烈，有一种羞涩的柔情在里面。走着走着，迎面便是一座青砖院落，看上去，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民居的风味，黑的大门，门楣上书几个大字，孙犁故居，是莫言的手迹。进得门来，迎面是一个影壁，影壁前面种着一丛荷花。这个时节，荷花已经谢了，那荷叶倒是高高下下，青翠宜人，亭亭的，在风中微微摇曳着。叫人不由得想起那荷花淀上的盛景来，还有孙犁先生的名篇《荷花淀》里，那些纯朴勇毅的乡村女子们，有侠骨亦有柔肠，到底是燕赵大地哺育的女儿。

房子的格局是外院套着内院。外院有牲口房，磨房，门房，大车棚，还

有孙犁先生的著作碑林。进了二门，便是内院了。内院有正房三间两跨，东西厢房，是极具中国风味的庭院。院子里种着两棵树，一棵石榴树，一棵枣树。屋门旁立着一只大瓮，是北方乡村常见的那种，黑色，有点笨拙，多用来盛水，也有人家用来盛粮食。这样的院落，这样的树，这样的青砖瓦房，秋风吹过，一院子树影光影摇曳，恍惚间好像是回到了我的芳村。中国北方的乡村里，有多少这样的院落呢。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一股温情的潮水袭来，又甜蜜，又酸楚。我不知道，这亲爱的乡村院落，是不是会感受到，一个乡村游子内心里剧烈的摇晃。

北屋正房，迎门的条案上摆着孙犁先生的半身铜像。墙上是一幅中堂花鸟，一只五彩斑斓的雄鸡，单足着地，抖着火红的鸡冠子，回首凝视。两旁贴着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

卧室在里屋。炕是那种北方乡村特有的土炕，铺着家织的粗布炕单，蓝白相间的格子，朴素而明快。炕上摆着一张小炕桌，上炕的人须得盘腿而坐。炕柜上放着几床被子，叠得整齐清爽。也是蓝白格子粗布被面，白被头。也不知道，这被子是不是就是主人当年的旧物。这种家织的粗布，我是熟悉的。那时候，乡下的女子，谁不会纺棉花织布呢。我很记得，母亲就有一双织布的巧手。那种古老的织布机上，牛角梭哗哗哗哗飞来飞去，是那种民间劳作的欢腾和热闹。布匹下了机子，还要染色。这种蓝白格子，是最经典的图案。几年前，我从老家带来一块，一直放在北京家中的衣橱里。那是母亲在世时亲手织的，带着她的手泽，还有流年的消息。我常常拿出来，看一番，念一番。北方的乡村女性，虽说是荆钗布裙，却细腻幽微。一颗蕙心一腔柔肠，怕是都在这飞针走线的经纬之间了。难怪孙犁先生笔下有那么多好女子，叫人心心念念难忘。炕旁边的桌子上，是一面老式镜子，底座上雕着花纹，同我家当年的一样。窗子是那种老式的格子窗，糊着粉连纸。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落在炕上，落在对面墙上的镜框里。镜框里是一些老照片。孙犁先生不同年代，跟家人的合影。那些好时光，都被定格在滔滔岁月里的某一瞬，没有色彩，没有声响，只留下黑与白的刹那，刹那便成了永恒。照片下面的柜子里，是孙犁先生的一些旧物，穿过的棉袄，戴过的帽子，那副著名的套袖，蓝色的旧套袖，铁凝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而今，它们安静地在这老屋里守候着，仿佛是在等待着有一天，旧主人风尘仆仆归来。

窗前的花池里种着一大丛花，灼灼的开得正盛，却叫不上名字。石榴树上结满了果子。累累垂下来，把那枝条都坠弯了，只好用几根竹竿支撑着。枣树上也结了很多枣，繁星一般，在枝叶里闪闪发亮。河北乡下有句话，七月十五红半圈儿，八月十五枣落竿儿。那枣们虽刚红了半圈儿，却又甜又脆，

十分馋人。微风吹过，有熟透的枣落下来，噗的一声。

树犹在，而人已远行了。满树的繁华一院子的秋色，叫人莫名的惆怅，莫名的伤怀。

秋风浩荡，吹过村庄，吹过田野，吹过这简朴的农家小院。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村庄呀。多少小民百姓在村庄里，世代更替。永世的悲欢，隐秘的心事，都终被秋风吹散。散了，再也寻不到了。而文学，是抒发，是想象，是铭记。是我们曾来过这人世一遭、不容篡改的凭据。这普通的北方乡村的院落，简朴，恬淡，沉默，然而，它注定是要留在中国文学史的书页间了。

想起来书房里，孙犁先生手书的那块匾额，大道低回。

《南方周末》2019. 5. 30

仰慕天柱山

韩小蕙

题 记

安徽省有潜山市，古称“舒州”，乃古皖之源。其地面矗立天柱山，巨峰开石花，傲世而独绝。自有人类活动的五千年来，女织男耕，钧叟莲娃，日出而作，生生不息。只眼观其境，一派山清、水秀、人勤、地丰的淡雅日常，不啾啾于闹世，避嚣嚣之争锋。仔细走进去，认真品味，乃一块低调奢华的沃土……

仰慕天柱山，首先是仰慕天柱山的尊严。这是亘古洪荒的大自然杰作，有世上最大一簇石峰花，雄武地绽开在天柱山顶。石峰花呈爆发式怒放状，不知是在哪个春天，不知是被哪一夜忽然吹来的春风吹醒，于是在一阵天崩地裂之后，便留下了永恒。唯有牡丹真国色，九州最美天柱花，伟哉，幸哉，大自然格外施恩天柱山！

仰慕天柱山，是仰慕天柱山的内涵。群峰莽莽，奔腾而来，山浪峰滔，岩呼石啸。一座又一座巉峦腾起，一块又一块巨石发功，将满山的深绿、浅绿、苍绿、翠绿、春华绿、夏荫绿、秋水绿、冬雪绿、青春绿、盛壮绿、苍劲绿、天堂绿、意念绿、激情绿、曲折绿、坚强绿……高高举起，与天地人同辉，和日月星竞耀，共真善美歌泣。

仰慕天柱山，是仰慕天柱山的厚度。李白一步一回头，留下“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的心愿。苏东坡游兴高飙之际，挥毫写下“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居”。王安石虽累累被官场羁绊，内心却一直思念着“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而空归”的天柱山。黄庭坚来得最是时候，石牛古洞前巧遇大画家李公麟，请他给自己画像之后，迅即趴在石牛旁的大石上，神采飞扬地写下一首七言诗：“郁郁窈窕天官宅，

诸峰排霄帝不隔……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驾我山谷路。”

仰慕天柱山，是仰慕天柱山的坚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徘徊何以故？徘徊寻觅谁？原来，美丽的孔雀是在呼唤焦仲卿与刘兰芝，想探究他俩是真的去了天堂，还是仍隐居在天柱山的某一座山峰里，绵绵不绝地演绎着死生与共的爱情剧，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罕有的男女平等情感剧啊。

仰慕天柱山，是仰慕天柱山的刚直。南宋末年（1265），潜山人义兵长刘源率领义军万余，在天柱山抗击元军，一直坚持战斗18年，直到牺牲于此，留下名垂千秋的英名。其后，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部活动在天柱山区，与清兵相持多年。再其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游击队，亦一直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天柱山的莽莽群山中。

仰慕天柱山，也是仰慕天柱山下的日常。一栋栋皖式徽派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墙高翘。墙面是白雪公主一般的洁白，青砖是七个小矮人似的玲珑，错落有致地站在透明得发亮的山水里，把住在里面的男男女女，变幻成下凡的神仙。

仰慕天柱山，也是仰慕天柱山的奋发。一代代才人辈出，一家家儿郎脱颖，一位位美女绰约。三国时候有大乔、小乔；东吴出了兼文学家、科学家、数学家于一身的才子王藩；晚唐有诗词名家曹松；宋朝出了宰相王珪，还有画出《五马图》的李公麟；明末有登第状元刘若宰，完成了《金瓶梅》的修订；清初又涌现出桐城派代表作家、皖江文化首创者朱书；晚清有京剧鼻祖程长庚，率领徽班进京，创立了京剧这一国粹；后来的潜山徽派还涌现出余三胜、程继仙、余叔岩等艺术名家；晚清又出了黄梅戏早期整编者洪海波，对黄梅戏的兴起和发展做出奠基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出了杂技皇后夏菊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而我个人最感念的，当然是著名作家张恨水，不仅是小说圣手，还是一位杰出报人、渊博学者、丹青画家、谦谦君子，留下3000万字著作，至今，《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作品，依然吸引着广大观众和读者……

仰慕天柱山，也是仰慕天柱山的传承。今天，就在我们身边，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俊杰人物。一代宗师刘少斌，在天柱山的怀抱中长大，自创“天柱山养生功”，某年随访战斗民族，甫一亮相即惊艳全场，以致一个又一个洋弟子追随而来，甚至在山脚下建起“俄罗斯学艺村”，穿着对襟练功服，终日浸淫在天柱山的纯净里。

仰慕天柱山，也是仰慕天柱山的基因。试看今日中国文坛，潜山籍作家已有名声：简宁有诗歌、散文、影视剧等作品。徐迅以散文创作登上文坛，已获全国煤炭乌金奖、老舍奖等多种文学奖项。汪惠仁聪慧俊杰，一举考上

南开中文系，现已主政百花文艺出版社，还写得一手童子功好书法……

最后，仰慕天柱山，是当年从余秋雨文章《寂寞天柱山》开始的。余先生独辟蹊径的“安家”角度，卓尔不群的“寂寞”见识，点石成金的历史追溯，滔滔不绝的宏大叙事，丰赡深厚的文化素养……无不震撼着我，使一座陌生的天柱山，从此在心中深扎。正如一个人要有知音的理解，一座山也需要经典的解读，否则，它就真的会寂寞、会被遗忘，直到地老天荒。

可惜我非古圣人，没有他们那种把他乡当吾乡的气魄。不过，我也有能做的——仰慕天柱山，就常常来看看它。年年岁岁来拜谒，歌一曲，浮大白！

《人民日报》2019.7.10